

明

史



清寶斯圖

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明史

六

〔清〕萬斯同
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明

史
六

〔清〕萬斯同撰

據北京圖書館藏清抄
本影印原書字芯高二
一三毫米寬三二〇毫米

目 録

第一冊

明史四百十六卷目錄三卷(卷一至卷四十九)〔清〕萬斯同撰……………一

第二冊

明史四百十六卷目錄三卷(卷五十至卷一百四)〔清〕萬斯同撰……………二

第三冊

明史四百十六卷目錄三卷(卷一百五至卷一百三十九)〔清〕萬斯同撰……………三

第四冊

明史四百十六卷目錄三卷(卷一百四十至卷二百十五)〔清〕萬斯同撰……………四

第五册

明史四百十六卷目錄三卷(卷二百十六至卷二百七十六)〔清〕萬斯同撰……………五·一

第四册

第六册

明史四百十六卷目錄三卷(卷二百七十七至卷三百三十)〔清〕萬斯同撰……………六·一

第三册

第七册

明史四百十六卷目錄三卷(卷三百三十一至卷三百七十八)〔清〕萬斯同撰……………七·一

第二册

第八册

明史四百十六卷目錄三卷(卷三百七十九至卷四百十六)〔清〕萬斯同撰……………八·一

第一册

明史卷二百七十七

列傳一百二十八

帝書

弟春

霍

韻子與

熊決

黃宗明

從子元

黃

縮

帝書字文同遂寧人弘治三年進士授郾城知縣入為工部主事授戶部進員外郎十七年四月上疏曰近以雲南畫晦地震命侍郎樊瑩巡視奏點監司以下三百餘人意以災異為諸臣所致也臣竊謂災異係朝廷不係雲南如人元氣內損然後瘡瘍發見四肢朝廷元氣也雲南四肢也豈可舍致毒之源專治四肢之末哉今內府供應教倍往年冗食官員積至數千投充校尉多至數萬齋醮之修寺觀之建殆無停日南方織造頻煩近臣賞賚踰度皇親之家侵奪民田網羅市利軍馬錢穀悉歸宦官增遣不已大獄擬招詞而不敢辨刑官知冤抑而不能伸人臣直道在聞者未蒙起用小臣言事被謫者未經原復文官由傳陞而得武將非振舉而陞名器濫施曾無紀極災異之警偶洩雲南當國者不知自省乃奏遣大臣考察欲以遠方外吏當之此何理哉且以雲南災異而并考察貴州庶僚又何理哉他方之有災異者多矣考察何獨不及昔漢遣八使巡行天下張綱獨曰

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梁冀無君十五事令樊瑩職兼巡察不能劾奏戚畹大臣而獨考察雲南官吏抑末矣如必欲條核名實感格天心乞先令兩京文武大小諸臣或自陳或考退然後分遣大臣巡行四方點其貪酷之尤者其雲貴被考諸人待今冬會朝之時從公再察應黜退及存留者與他方一體施行仍乞陛下任大臣為腹心倚言官為耳目將臣所陳弊政一一釐革大臣當起者立賜登庸言官被謫者即為牽復諸凡大害當祛大政當舉者悉令所司條奏而罷行之再乞詔訪大臣諸求民瘼傳觀經史用鑒治源如此而災異不消天下不治臣未之聞也時不能用歷河南僉事貴州提學副使擇州縣弟子延主守仁為師教之士始知學累遷福建左布政使寧王宸濠反急募兵二萬援之則賊已平乃返尋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中官李鎮假進貢名張賜假御鹽名並歛銀十餘萬恣行乾沒書疏發之嘉靖元年改南京兵部右侍郎明年江南北大饑書奉命賑濟江北謂民命在旦夕惟設粥則所濟皆窮人不待編審乃令州縣十里一廠煮糜哺之全活無算湖書在湖廣凡中朝議大禮未定獻議言今日禮官之

論舉朝皆以為是臣愚曰此未可遽是張璠霍諠之說舉朝皆以為非臣愚曰此未可遽非蓋天下者高皇帝之天下孝宗不能私也孝宗傳位武宗神宗繼業已有託非孝宗無嗣乃武宗無嗣也昔宋英宗以濮王第十三子出為人後今上以興獻王長子入承大統英宗入嗣在袞衣臨御之時今上入繼在宮車晏駕之後比而同之似或未安故今上續承大業非嗣孝宗之統嗣武宗之統也非嗣武宗之統嗣高皇帝之統也議者以陛下繼統武宗仍為興獻帝之子別立廟祀張璠霍諠之議未為非也然天無二日尊無二帝陛下於武宗親則兄弟分則君臣既奉孝武為宗廟主可復有他稱乎宜稱曰皇考興獻王比萬世不刊之典禮臣三四執奏未為失也然禮本人情陛下尊為天子慈聖設無尊稱於情難已故尊所生曰帝后上慰慈闈此情之不能已也為今日議宜定統曰皇考興獻帝別立廟太內歲時祀太廟畢仍祭以天子之禮似或一道也蓋別以廟祀則大統正而昭穆不紊隆以殊稱則至愛篤而本文不論尊尊親親並行不背至於慈聖宜稱皇母某后不可以興獻加之獻諡也豈宜加於今日哉議既具會中朝覲祇報

璠為邪說書懼不敢上而密以示桂萼萼大喜三年正月具疏獻上之帝得之亦大喜趣召入對無何詔改稱獻帝為本生皇考遂寢召命命禮部尚書汪俊以爭建廟去位特旨用璠代之故事禮部長貳率用翰林他官莫敢望而是時廷臣排異議益力書進用又不由廷推因交章詆書至訾其賑荒無狀多侵漁書亦屢辭并錄上大禮考議最後乞遣官行勘帝為遣司禮中官一人戶刑二部侍郎各一人錦衣指揮一人往勘而趣書入朝益急比至德州則廷臣已伏闕哭爭盡繫詔獄書馳疏言議禮之家多為聚訟兩議相持必有一是陛下擇其是者而非者不必深較乞宥其愆失俾獲自新不允其年八月入朝帝慰勞有加踰月乃會廷臣大議上奏曰三代之法父死子繼兄終弟及自夏歷漢二千年未有立從子為皇子者也漢成帝以私意立定陶王始壞三代傳統之禮宋仁宗立濮王子英宗即位始終不稱濮王為伯今陛下生於孝宗廟後二年乃不繼武宗大統超越十有六年以上考孝宗天倫大義固已乖悖又未嘗立為皇子與漢宋不同自古天子無大宗小宗亦無所生所後禮經新載乃大夫士之禮不可語於帝王伯父

子姪皆天經地義不可改易今以伯為父以父為叔倫理易常是為大變夫得三代傳統之義遠出漢唐繼嗣之私者莫若祖訓今祖訓曰朝廷無皇子必兄終弟及則嗣位者實繼統非繼嗣也伯自宜稱皇伯考父自宜稱皇考兄自宜稱皇兄胡可改也今陛下於獻帝章聖已去本生之稱復下臣等大議臣書臣璉臣萇臣獻夫及文武諸臣皆議曰世無二道人無二本孝宗皇帝本伯也宜稱皇伯考昭聖皇太后本伯母也宜稱皇伯母獻皇帝本父也宜稱皇考章聖皇太后本母也宜稱聖母武宗仍稱皇兄莊肅皇右宜如徽稱曰皇嫂名義既正元顧陛下仰尊孝宗仁聖之德念昭聖擁翊之功孝敬益隆始終無間大倫大統兩有歸矣奉神主而別立禰室於至親不廢隆尊號而不入太廟於正統無干尊親兩不悖矣是則一遵祖訓允合聖經復三代數千年未明之典禮洗漢宋悖經違禮之陋習非聖人其孰能之議上詔布告天下尊稱遂定焉帝既加隆所生中外獻諛希恩者紛然還至錦衣百戶隨全光祿錄事錢子勛既坐罪褫職希旨請遷獻帝梓宮北莖天壽山工部尚書趙瑛等既斥其謬帝復下廷議書乃會廷臣上言願

陵乃先帝體魄所藏不可輕動昔高皇帝不遷祖陵文皇帝不遷孝陵誠慎之也臣等博詢衆論會謂顯陵形勝真帝王幽宅不得輕議遷移全等謂諛小人敢妄論山陵宜下法司按問帝報曰先帝陵寢在遠朕朝夕思望不勝哀痛其再詳議以聞書復集衆議極言不可乃已書以大禮告成宜有以答天下望乃條新政十二事以獻帝優旨報焉大同軍變擬巡撫張文錦燬總兵官江桓印而出故帥朱振於獄令代恒朝廷因而命之令禮部鑄新印書持不可曰天子乃不勝叛軍耶請討之與政府意忤時執政者為費

宏石璫賈諫書心弗善也明年二月力薦楊一清王守仁入聞且曰今諸大臣皆中材無足與計天下事定亂濟時非守仁不可帝曰書為大臣當抒獻畧共濟時難何以中才自諉守仁迄不獲柄用夏四月署丞何淵請建世室祀獻皇帝於太廟書上疏力陳不可帝遣中官即其家諭之書復密疏切諫帝不悅責以畏衆飾奸乃議別立禰廟而世室之議竟寢五年秋章聖太后將謁世廟禮官議不合書時以目青在告上言母后謁廟事出於間禮官實無所從惟聖明裁酌且世廟既成宜有賜赦之典議盡還議禮遺戕

諸臣所謂合萬國之歡心以祀先王此天子之大孝也報聞書以議禮受帝知倚為親臣初進大禮集議加太子太保尋以獻帝寶錄成進少保春顧隆異雖諸輔臣莫敢望書以孜孜奉國異報帝恩而得疾不能視事屢疏乞休舉羅欽順自代帝輒慰留不允其後疾篤請益力詔加武英殿大學士賜第京師支俸如故書甫聞命而卒贈太傅諡文襄任一子尚寶丞異數也書直諫勤敏遇事敢為而性頗偏懷初長沙人李鑑為盜知府宋卿既論死書方巡撫湖廣發卿賊私因劾卿故入鑑罪帝遣大臣往按之不如書言而書時以得幸乃命逮鑑入京再訊書遂言臣以議禮犯衆怒故刑官率石卿而重鑑罪請勅法司辨雪及法司獄上無異詞帝重違書意特減死遣戍其他庇陳沆排費宏率恣行私意士論少之弟春篆並知名春舉進士改庶吉士授御史巡雲南有聲以兄為都御史改翰林簡討預修武宗實錄成當進秩內閣費宏以春由他官入與檢討劉夔並擬按察食事夔亦故御史以避兄龍改授者也書大怒疏言累朝故事無書成出為外任者帝以書故并夔留為修撰書由是怨宏數行詆訕及書卒帝念其議禮功累進用

春為翰林學士嘉靖十二年由禮部右侍郎改吏部詔舉堪任翰林者春欲召還故翰林楊惟聰陳沂尚書汪鉉不可遂有隙後鉉有所推舉不與春議春怒詆鉉鉉許春前附楊廷和排議禮諸臣遂落職卒於家篆舉進士為戶科給事中鎮守雲南黔國公沐崑既加太傅待二司甚倨二司亦不與往來崑遂劾按察使沈恩等抑買市物諸事詔遣刑部偕錦衣官一人往按狀篆與同官李長私語崑不循分所奏亦多誣長即以其意具疏劾崑帝自言官伏闕積怒未解長奏入權貴復多庇崑者有旨責長誣陷重臣下詔獄詞連篆并繫治之法司擬贖杖還職詔並謫外篆得夷陵判官時正德十四年八月也世宗嗣位召復故官未上卒吏部請卹詔予祭贈光祿少卿霍諭字渭先南海人舉正德九年會試第一謁歸成婚遂讀書西樵山中經史淹洽世宗踐阼除職方主事上言古之帝王以道問學修政事為先務居處恭者道問學之要也敬大臣者修政事之要也陛下試內自省察深宮屋漏及對臨百官時能念念由禮無時豫急否乎孔子四勿之訓誠今日所當講也聞臣職恭機務今止屬之票擬至斟酌裁決率歸近習輔臣

失恭贊之權近習起干政之漸將來壅塞聖聰率由於此自今章奏請召大臣而決施行諸官臺諫班列左右得衆議而公駁之使宰相得取善之名內臣免招權之謗此又今日所當講也因言錦衣不當典刑獄東廠不當預朝議撫按兵備官不當以軍功受秩廢興府護衛軍不當盡取入京縣授官職御史謝源伍希儒赴難有功不當罷黜平遂藩功自安慶南昌外不當濫叙又言去冗官清仕路正士風略虛文皆治安天下之要務而其本則在上下之交曩高皇帝諄諄垂訓惟曰君臣同游即宣宗英宗孝宗亦皆時召大臣而商政務尤今日所當取法也帝嘉納之先是大禮議起禮部尚書毛澄力持考孝宗輟私為大禮議駁之澄見貽書相質難輒故澄會試所舉士乃三上書極辨其非已知澄意不可回其年十月上疏曰按廷議謂陛下宜以孝宗為父與獻王為叔別擇崇仁王子為獻王後考之古禮則不合質之聖賢之道則不通揆之今日之事體則不順考儀禮喪服章云斬衰為所後者又云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是於所後者蓋無稱為父母之訖而於本生父母又無改稱伯叔父母之云也漢儒不明其義謬為邪說曰為人

後者為之子以誤後人果如其言則漢宣帝當為昭帝後矣然昭帝從祖也宣帝從孫也孫將謂祖為父可乎唐宣宗當為武宗後矣然武宗姪也宣宗叔也叔反謂姪為父可乎吳諸樊兄弟四人以國相授受蓋迭相為後矣是兄弟自具高曾祖考也而可乎故曰考之古禮則不合也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所得私也宋人之告其君曰仁宗於宗室中特簡聖明授以大業陛下所以負宸端冕富有四海子孫萬世相承皆先帝之德蓋謂仁宗以天下授英宗宜舍本生父母而以仁宗為父母也臣以聖賢之道觀之孟子言舜為天子臂腹殺人皋陶執之舜則竊負而逃是父母重而天下輕也若宋儒之說則天下重而父母輕矣故曰求之聖賢之道則不通也武宗嗣孝宗曆十有六年孝宗非無嗣也今欲欲陛下重為孝宗之嗣何為者哉夫陛下為孝宗子矣誰為武宗子乎孝宗有兩嗣子矣武宗獨無嗣子可乎臣子於君父一也既不忍孝宗之無嗣獨忍武宗之無嗣乎若曰武宗以兄固得享弟之祀則孝宗以伯獨不得享姪之祀乎既可越武宗而繼孝宗矣獨不可并越孝宗而繼憲宗乎武宗無嗣無可奈何矣孝宗有嗣後

雖繼其嗣而絕與獻之嗣是於孝宗無所益而於興獻不大有損乎故曰揆之今日之事體則不順也然臣下之為此議也豈其為謀不臧其故有三曰前代故事之拘也曰不忘孝宗之德也曰避迎合之嫌也今陛下既孝宗矣尊興獻王以帝號矣則將如斯而已乎臣竊謂帝王之相繼也繼其統而已矣固不屑屑於父子之稱也惟繼其統則不唯孝宗之統不絕即武宗之統亦不絕矣然則如之何而可乎惟陛下於興獻王得正父子之稱以不絕天性之恩於國母之迎得正天子之母之禮復於昭聖太后武宗皇后處之有其道事之盡其誠則於尊尊親親兩不悖矣帝得疏喜甚以迫於羣議不遽行也而朝士遂藉日齟齬邪說齟意不自得尋謝病歸嘉靖三年帝議尊崇所生孟急而有詔召韜韜辭疾不赴馳疏言今日大禮之議兩端而已曰崇正統之大議也曰正天倫之大經也徒尊正統其獎至於利天下而棄父母徒重天倫其獎至於小加大而卑踰尊故臣前日陋議謂陛下宜稱孝宗曰皇伯考獻帝曰皇考此天倫之當辨者也尊崇之議則姑在所緩此大統之當崇者也乃廷議欲陛下上考孝宗又欲陛下兼考獻帝

此漢人兩統之失也本原既差則愈議愈失臣之愚慮則願陛下預防未然之失毋重將來之悔而已始陛下尊昭聖皇太后為母雖於禮未合然宮闈之內亦既相安今一旦改稱大有非人情所堪者願陛下以臣等建議之情上啓皇太后必中心豫悅無疑貳之陳萬一未喻亦得歸罪臣等加賜誅斥然後委曲申請務得其歡心陛下朝夕所以承迎其意慰釋其憂者亦無所不用其極庶名分正而嫌隙消天下萬世無所非議此臣愚慮者一也昭聖之嫡嗣武宗一人而已武宗無嗣莊肅皇后之屬望已矣臣愚謂陛下之事昭聖禮秩雖極尊崇然其勢日輕陛下之事聖母尊稱雖或未至然其勢日重故今日廷臣憊憊以尊大統母昭聖為諸者蓋預防陛下將來之失而追報孝宗之職分也臣嘗伏讀明詔正統大義不教有違知陛下尊昭聖敬莊肅此心可上質天地下信士庶矣但恐左右之人不達聖意妄生疑間或以彌文小節遂搆兩宮之隙此不可不早慮而預防之也願陛下以臣等建議之情上啓聖母曰昭聖皇太后實大統嫡宗至尊無對伏願聖母時自護抑示尊敬至意莊肅皇后母儀天下十六年聖母接見之儀不

可輕忽見正始賀壽聖母每致譙讓不敢受納之意
俾宮闈大權一歸昭聖而聖母若無與焉則天下萬
世稱誦懿德與天無極萬一聖母意猶未喻亦得歸
罪臣等加賜誅斥然後委曲申請務得允從庶宗統
正而嫌隙消天下萬世無所非議此臣愚慮者二也
帝深嘉其忠義趣令趨朝明年擢少詹事兼侍講學
士鞫固辭且言適年流弊翰林不遷外任吏部不改
別曹群以二官為清要致翰林不畏天子而畏內閣
中外臣工不畏天子而畏吏部自今翰林入閣必五
品以上馴至三品即遷外藩叅政及各部侍郎六部
長貳或留加保傅或出為藩臬翰林六品以下悉調
外任練達政體仍轉翰林郎中員外郎及給事御史
俱補監司郡守政績卓異即擢京卿有文學者擢翰
林舉貢入仕亦得擢翰林京卿不當專守資格帝不
允辭趣令赴職而下其奏於所司悉格不用六年還
朝命直經筵日講韜自以兩音力辭日講請撰古今
政要及詩書直講以進帝褒許之其年九月遷詹事
兼翰林學士韜復固辭言自楊榮楊士奇楊溥以及
李東陽楊廷和顧權植黨籠翰林為屬官中書為門
吏故翰林遷擢不由吏部而中書至有進秩尚書者

臣嘗建議謂翰林去留盡屬吏部庶不陰倚內閣
為腹心內閣亦不陰結翰林為羽翼且欲京官補
外以均勞逸議未即行躬自蹈之而又囑居學士
徐縉之上何愧如之帝優詔不允明年四月進禮
部右侍郎韜力辭舉康海王九思李夢陽魏校顏
本王廷陳何瑋自代帝不允再辭乃允之六月大
禮成超拜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韜上言天下理
亂在士大夫心術崇禮讓廣耻則天下治爭進競
得則天下不治近來冗員日增冗食日衆賦額有
限耗費無涯更數十年不知何策以善其後今翰
林既修書亦以遷官日講亦以廢子廕撫子弟亦
廢武職冒濫如此祖訓謂何且陛下將為千百年
之計抑抑計目前而止也今邊防視昔廢弛財用
視昔匱乏生民視昔困苦人才視昔卑陋官吏視
昔貪汚紀綱視昔頽壞日甚一日內有危亂之實
而外存振飭之形失今不圖後且無及夫爵祿者
帝王所以鼓舞天下豪傑也惜與為吝過與為濫
今以講禮修書叨愛峻秩儻有能輔陛下致太平
立千百年大業何以待之上之與奪抑揚天下取
中焉下之辭受進退風俗取則焉世有材不稱位

猶求進不已者矣未有安於下位而無求者也臣力
不足以挽之又隨衆趨焉其可哉因再白給事中陳
此之寃薦監生陳雲章才可用帝優詔褒答不允辭
輒復奏曰今異議者謂陛下時欲尊崇皇考遂以官
爵餌其臣臣等臣苟圖官爵遂阿順陛下之意臣
嘗自慨若得禮定決不受官俾天下萬世知議禮者
非利官也苟疑議禮者為利官則所議雖是彼猶以
為非何以塞天下之口因固辭不拜帝猶不允三辭
乃允之輒先後薦王守仁王瓊諸人帝皆納用尚書
胡世寧言輒薦賢如不及論事常有餘孤忠勁節當
世罕儔宜用為都御史仍兼詹事俾糾彈百僚裨輔
闕失不宜置之散地帝優詔報聞然亦竟不用也八
年春災異求言輒疏陳時弊十餘事所司多議行尋
充會典副總裁奏辭光祿酒饌帝特從之張璁桂萼
之罷政也輒謂言官陸燦等實受楊一清指使兩疏
力攻一清果奪職而璁等得召還九年三月帝從璁
言議將分祀天地建二郊輒極言其非因詆言變亂
成法帝不悅責輒周上自恣言亦疏辨力詆輒素
護前白遂見帝怒未釋不敢奏辨乃遣言書痛詆之
後錄其書送法司備詔言怒疏陳其狀且言輒憑高

肆虐怙寵作威深居詹事府而陰握內閣吏部之權
內外文武天下畏其威者臣知有朝廷不知有權臣
為輒輩側目久矣因劾輒無君七罪并以私書進呈
帝大怒則以謗訕君上醜正懷邪遂下都察院獄輒
從獄中上書祈哀璁亦再疏申救帝皆不納南京御
史鄭文憲上言邇者郊祀親蠶之議夏言未必是霍
輒未必非陛下賞言而罪輒是獎諛而惡直也宜察
輒之心容其慙而舍其直且言天地分祀是置父母
於異處郊外親蠶是廢內外之防閑帝怒謫之邊方
輒繫獄逾月帝終念其議禮功令輸贖還職輒尋以
母喪歸廣東僉事龔大綏訐輒及方獻夫居鄉不法
教事大綏反被逮削籍十二年起歷吏部左右侍郎
時部事多至於尚書兩侍郎率不預聞輒言於尚書
汪鉉宜擢大公無輒故職侍郎始獲奏部事輒素剛
介屢與鉉爭執鉉及僚屬並嚴憚之既而鉉罷帝久
不置尚書以輒掌部事夙弊多所釐革聞臣李時傳
旨用鴻臚卿王道中為順天丞輒言輔臣面承天語
諒無可疑然臣等猶當奏請用杜場偽因守故事列
道中及應天丞郭登庸二人名上帝嘉其守法乃用
登庸而改道中大理少卿其持正不撓如此十五年

六月出為南京禮部尚書。奏言禮儀定式，京官三品方得乘轎，百官途遇引避有等。乃南都不論品秩，悉乘肩輿，銜衡相值，卑不避尊，近給事中曾鈞、騎馬直衝尚書劉龍濟、珍兩轎之間，鈞遂與龍許奏臣禮官也。乞申明禮制，俾有所遵。疏下所司。於是禮科都給事中李充濁及南京給事中曹邁等交章言：近侍之臣不當引避，祿舉公會宴次，得與尚書同列，以證語頗侵。龍、許先以劉淑相事，屢與夏言相訐，至是疑充濁之奏，出言主謀。疏詆充濁為奸黨，於是言不敢與議。都御史王廷相乃會禮部侍郎黃宗明、張瑩言：引避之制，京師久遵，南京不得有異。因請禁小臣乘輪如輜，言帝為下令申飭。而南京諸臣驕恣已久，抗行如故。輜復以為言，帝再為下令，而諸人不遵。曹邁及其同官戶相等至，與輜而相忿爭，相遂劾輜。遷官南部，怨皇恣肆，與其鄉人群飲，郊壇擅取海子魚，飲啖松下，侍郎袁宗儒、晁養喪不當進表，逼之使行。蹈上疏自理，且言晁喪迴避律例無文。疏下吏部及南京吏部、察院勘報。咸言晁喪不避，誠如輜言。惟取魚一事不能無過，帝為停輜俸四月。相等詆毀過當，亦停二月。輜既與夏言交惡，及言柄用，輜每欲因事陷之。

十六年九月上，言內閣之臣止司票擬，外人不知遂謂朝廷大政悉出其手。頃吏部選劉文光等為給事中，尋忽報罷。人皆曰：閣臣以恩非己出，故抑之也。給事中李鶴鳴前以考察貶謫，尋復故官。人皆曰：鶴鳴以賄得也。夫六科豈稱缺人罪在六科吏部選擬不當，罪在吏部。今不罪六科吏部而獨繼文光等其何辭於天下？鶴鳴居官無狀，嘗受富人金錢而令所親挾重賄詣京師，請託陛下，宜明示中外以二者黜陟之故。其或出自聞臣亦宜宣布在廷，諭吏部今後進用人，才務秉公正，毋受當事頗指使天下。曉然知戚福出自朝廷，而大臣有如李林甫、秦檜者，不得播弄於左右。其意蓋為言發也。於是鶴鳴上疏，自白。予詆輜居鄉不法，諸事吏部言。鶴鳴復官本由特旨，輜所言或出風聞。鶴鳴劾輜亦無指實，帝乃兩置之。無何，輜劾南京御史龔從郭本倚勢強市布帛，提等自辨言：每慶賀進表，輜縱令皂隸樂工交錯龍亭前，又不當擅受民詞。章下南京法司，亦以受詞為輜罪。帝並置不問。十八年，簡補宮僚，命輜以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協掌詹事府事。疏辭，加秩。言臣非不知清秩可榮，但念民生不寧，災變屢見，由貪虐有司召致，而大臣陰為

黨護也大臣受祿不讓晉秩不辭或有狐鼠鑽結陰
因寵權呼叱去來若奴婢乞丐彼豈原無良心哉蓋
謂職不崇則權不大無以寵致四方之賂賂也大臣
納有司餽遺有司賂小民脂膏怨氣召災實有所自
臣若受祿晉秩不讓不辭是臣亦幸此榮遷以自貶
素履也何以息貪風表百職哉其意亦為言發也輜
既屢擊言不勝最後見郭勛與言有隙乃陰比勛與
共齟齬言時中外訛言帝復南幸人情怕懼輒因言
六飛南狩時文臣多納賄不法人傳文官惟袁宗儒
武宦惟郭勛不受饋耳今訛言復播有司因而科歛
衆心凜凜懼有他變宜有以禁戢之帝既下詔宣諭
群情大安乃詰輜曰朕昨南巡卿不在行受賄事得
自何人其擬實奏聞朕將治焉輜對請問諸郭勛帝
責其文詞推諉務令指實輜窘乃言扈從諸臣無不
受饋遺折取夫隸直者第問之夏言令其自述當不
敢隱其各官取賄實跡勛具悉始末當不敢欺如必
欲臣言請假臣風憲職荷途按之當備列以奏章下
所司輒懼不當帝旨尋以赴京所遇進鮮船內臣貪
橫狀極辭論列帝亦不問明年十月卒於官年五十
有四贈太子太保諡文敏輜學博才高強毅懇直而

量頗偏隘所至好與人競帝亦知其然故不至大用
然其先後建白九十餘章率國家大計人莫能言其
在南都禁喪家宴飲絕婦人入寺觀罪娼戶市良人
女毀淫祠建社學散僧尼表忠節諸可以厚風俗者
民力者率毅然為之雖重忤權豪不避故既去而士
民思之初輜舉進士不稱毛澄李時為座主及後總
裁會試亦不以唐順之等為門生其孤子行意皆此
類也子與瑕舉進士除慈谿知縣亦以強項為鄢懋
卿劾罷尋起知鄞縣終廣西僉事

熊浹字悅之南昌人正德九年進士授禮科給事中

寧正宸濠將為變浹與同邑御史熊蘭草奏授御史
蕭淮上之宸濠倉皇舉事卒以無成本此兩人早發
之力也武宗將南征倡同官伏闕諫不聽出核松潘
遺餉有副總兵張傑者倚江彬勢賊累鉅萬誘殺熟
番上功啓邊釁營死千戶以下至五百人又嘗率家
衆遮擊副使胡澧撫按莫敢言浹至盡發其狀傑遂
視職世宗踐阼廷議追崇禮未定浹馳疏言陛下起
自藩服入登大寶固以旁支承正統然謂之繼統可
也謂之繼嗣不可也若必以繼嗣為名將互繼武宗乎
抑舍武宗而繼孝宗乎以為繼武宗則倫序有乖以

為繼孝宗則武宗已為之後矣陛下乃更為之後乎夫禮緣人情陛下已貴為天子而與獻母妃曾不得尊為帝后不知於聖心安乎否也况藩邸舊臣如袁宗卓輩昔為長史審理者今已為大學士少卿矣昔為承奉儀衛司官者今已為司禮錦衣矣顧至尊至親如與獻母妃乃反仍舊號不得緣子貴之義享帝后之稱乎儻必執為後之說考孝宗而母慈壽則與獻母妃當降稱伯叔父母矣不知陛下承權內庭時將仍舊稱乎抑改而從今稱乎若仍舊稱而不得尊之為后則于慈壽徒有為後之虛文於母妃又缺尊

崇之大典無一而可也臣愚謂與獻王宜尊以帝稱別建一廟以示不敢上躋於列聖母妃則尊為皇太后而少殺其殺稱以示不敢上同於慈壽此於大統固無所妨而天性之恩亦得以盡盡矣既至會與王及妃已稱為帝后下之禮官嘉靖初由右給事中出為河南叅議外艱歸六年服闋召修明倫大典擢右僉都御史協理院事明年四月遷大理寺卿俄遷右副都御史大典成轉左八年二月遂擢右都御史掌院事京師民張福訢里人張柱殺其母東廠以聞下刑部治坐柱死不服而福之姊泣訴於官謂福自殺

之也其隣人之詞亦然詔郎中魏應召覆按改坐福東廠執奏法司妄出人罪帝怒下應召詔獄決謂應召議是執如初帝愈怒視決職給事中陸聚抗言福親屬隣里咸証遂狀而其姊言尤痛憤故決提此定獄乃遽蒙嚴譴近日會審侍郎許讚禁不發言聞淵及寺丞簡霄辭疾不出而少卿曾直竟諛詞附和此無他人務自全也風紀大臣議獄一不當斥之若胥吏然如國體何決不宜罪給事中劉希簡亦以為言帝大怒并下兩人詔獄讚等竟抵柱死應召及隣人俱老軍遭衛而杖福之姊百人以為冤蓋是時帝方深疾孝武西后家而柱乃武后家夏氏之僕故帝必欲殺之雖獄情顛倒不顧也決家居十載至帝幸承天與近臣論舊人乃召為南京禮部尚書改南京兵部叅贊機務二十二年召為兵部尚書掌都察院事明年代許讚為吏部尚書詮叙詳審每除一官必曰此缺相宜否如不當雖十易之何害尤獎拔寒賤遇傾陷善類者必昌言扶植之時御史非巡方而牽差於外者類多舉劾以示恩威決以為非制請自今御史所論列必其專職毋許濫及帝可之遂著為令又明年疏論箕仙之妄時帝篤信左道禁中築箕仙靈時用

其言決威福見決疏大怒欲罪之猶以前議禮故不遽斥也二品六年滿加太子太保尋坐事奪俸者再決知帝意終不釋遂稱病乞休帝大怒褫職為民又十年而卒決少有志節自守甚嚴雖由議禮驟顯然無所黨比尤能愛護人才故其去吏部也善類多思之隆慶初復官予祭葬諡恭肅

黃宗明字誠甫鄞人正德九年進士除南京兵部主事進員外郎從王守仁論學獲聞良知之旨寧王宸濠反上江防三策武宗南征抗疏力諫請告歸嘉靖二年起南京刑部郎中時同列張璁桂萼與中朝力爭大禮宗明心善之倡言曰繼統者三代通制繼嗣者王莽私議奈何不法三代明年四月偕璁萼及黃綰上奏曰今日尊崇之議以陛下為人後者禮官附和之私也以陛下為人繼大統者臣等考經之論也人之言曰兩議相持有大小衆寡不敵之勢臣等則曰惟理而已天子至尊誰與為敵哉大哉舜之為君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今言者徇私植黨奪天子之父母而不顧在陛下可一日安其位而不之圖乎比聖諭令廷臣集議經日相視莫敢先發者勢有所壓理有所屈故

也臣等大懼欺蔽因循終不能贊成大孝陛下何不親御朝堂進百官而詢之曰朕以憲宗皇帝之孫孝宗皇帝之姪興獻帝之子遵太祖兄終弟及之文奉武宗倫序當立之詔入承大統非與為人後者也前者未及詳稽遽詔天下尊孝宗皇帝為皇考昭聖太后為聖母而興獻帝后別加本生之稱朕深用悔艾今當明父子之大倫繼統之大義改稱孝宗為皇伯考昭聖為皇伯母而去本生之稱為皇考恭穆獻皇帝聖母章聖皇太后比萬世通禮爾文武廷臣尚念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與朕共明大倫於天下如此在朝石工有不感泣而奉詔者乎更以此告於天下萬姓其有不感泣而奉詔者乎此即周禮詢群臣詢萬民之意也奏入帝大悅卒如其言宗明自是蒙帝眷明年出為吉安知府遷福建鹽運使六年召修明倫大典以母憂歸八年服闋徵拜光祿寺卿光祿各署素無統紀中外不相聞白吏得因緣為奸宗明率僚屬恭稽舊章著為成式曰光祿須知上之因言供御飲饌宜防奢侈欲自今乞為中制俾祭饗有常規賓賜有常格膳羞有常味多寡有常數而貪婪者無所容其間制乃可久帝嘉納之著為例內府進供器皿